

巴
縣
志

T 3180/7169.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31 1968

12

12

巴縣志卷十七

哈爾濱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羽白

邑令王爾鑑熊峰纂修

邑人周開豐梅匡校閱

藝文志

誥勅

明

贈禮部尚書劉剛誥 正德十年

制曰積德以百年為期慶流門祚傳家以一經為業教成子孫此天道可以預占在世闕足以為勸揆諸今

日厥有明徵爾故浙江台州府赤城驛驛丞劉剛乃
禮部尚書春之祖父操行端方蒞事通敏夙有大志
不卑小官丕續先猷久馳聲於仕籍篤成賢子遂歸
老於田園雖當臺憲之崇猶切官箴之訓方隆祿養
遽卽幽淪眷慶澤之延長辨開孫之登用掌朕邦禮
建此茂勳爰推錫類之仁肇舉追封之典茲特贈爲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賁以綸章昭示儆刑之美告於
家廟永垂祝號之光

贈禮部尚書劉規誥 正德十年

制曰子傳父業丕昭作述之賢君獎臣功特重褒嘉之
典矧我世臣之懿聿爲邦國之光恩寵所加幽明罔
閒爾故山西道監察御史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
學士劉規乃禮部尚書春之父性剛志潔才大器宏
蚤擢賢科兩知劇邑仁惠每先於貧苦公清可質於
神明由薦剡而陟內臺力扶正道抗封章而彈方嶽
不悔左遷再歷州縣之官始遂邱園之志訓成二子
榮萃一時眷惟次嗣之宏才實繫廟廊之偉望歷事
三朝之久薦膺兩命之褒顧今卿輔之穹階載錫追

崇之眷渥九原有耀百世其昌茲特贈為資政大夫
禮部尚書象賢濟美振遺烈於前闕疏寵頒綸闈休
光於來胤英靈如在茂典其承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學士劉春賜諡誥 正德十六年

年

制曰諡法無私朝廷表生前之行輿評可據臣子易沒
後之名爾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學士知制誥
詹事府掌府事教習庶吉士劉春秉心正直積學深
醇蚤擢巍科丕著文章之用久居侍從懋宣嚴法之

勞歷典文武兩闈兼收思皇多士爰掌邦禮寅清無
忝秩宗載握留銓統均克稱冢宰及來報政遂晉司
綸儲相有待于登庸優老不煩以部務朕纘成大統
寤寐求賢方倚老成之人遽聞考終之訃未竟爾志
殊軫予懷肆郵典之宜隆稽眾謀而僉協按諡法勤
學好問曰文一德不懈曰簡茲用諡爾為文簡錫之
誥命於戲名乃實賓褒貶特嚴于一字論以久定芳
徽永賁於千秋泉壤有知尚克歆服

封馬應祥為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誥 嘉靖二十四年

制曰朕於羣臣之効用者未嘗不篤於恩而况教之以忠者父也於爵命又何愛哉爾馬應祥乃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員外郎麟之父潛於邸園克敦孝友乃生令子實勤義方顧今懋績於官惟爾之教益徵也特封爾為奉直大夫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員外郎尙其祇服懌介壽康

授永明縣知縣胥從化文林郎勅

萬曆二十三年

制曰朕聞楚粵之間其民樸愿而少事易與為理也而忠吏或自紛之故詔簡雋良往宣惠化使知朕之

志遠焉爾潮廣永州府永明縣知縣胥從化名冠鄉書才優廷對剖符南服用試理猷而爾潔已裕人跡襄流惠綏懷之績上下同聲亦可歲計有餘矣茲授爾階文林郎夫古之賢良固有隨牒遠方卒為國器者彼惟信著其躬故磨厲而愈明也朕深以是為望焉其益懋遠猶以須後命

封王鳳鳴為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勅

泰昌元年

制曰朕聞大儒之道恬以養身而智以裕後儉以取物而侈以練懷恬而智故其毅式似儉而侈故其羽可

儀有美君子則亟下璽書褒之爾生員王鳳鳴乃翰林院檢討應熊之父研削宗工章縫領袖志在用世困於逢年長孺欣託夫箕裘敬勤趨鯉嗣宗欲澆其磊塊興適持螯環堵蕭然勿問蠨蛸之掛樵蘇不費時等朕望之塵介性似元亮畏榮謝踪公府曠韻類漢陰履坦自息鞿鞅惟爾家珍爲予國寶茲封爾爲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佩龍綽以炳文賁鳩筇而綏履翰林院檢討王應熊授徵仕郎勅

泰昌元年

制曰治莖金齊而後成鍾染羽漬而後人朕以喻學矣

士出入承明將翦事變晰顯微非學何以知不足爲詞賦君子昔人不曰著作者前烈之餘乎爾翰林院檢討王應熊德宇邃沉才鑒清遠擢自庶吉列在清班而爾四部咀英三餘惜晷蒐奧涉於滄素公筆削於槩鉛書舉芸臺玄要襄不朽之業拔尤棘院桃李成無言之蹊聲實齊蜚重遠可到茲以覃恩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朕惟名碩之起詞曹若求天馬大宛之野多厥種焉而未有不由於學也惟學可以取精於古人惟問可以受益於今人學喻聚沙問

攻木意遠哉爾尙旣厥心朕且大用汝

贈王鳳鳴爲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誥

天啟六年

制曰細旃晝接朝資論道之英細帙庭開家有傳經之

素故錫祉於教忠益篤而升華則詒穀用彰眷言矢

志於講帷宜有崇褒于禰廟爾封徵仕郎翰林院檢

討王鳳鳴乃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王應熊之父立矚廣研方聞出右淵夷而襟帶

不設弘亮而城府洞開博極羣書涵蚌珠於學海融

諸曹羈韁抵鵠於文山如此才不逢亦有司之過得

全於潛處約而雅尙彌堅獲佑於天履道而考祥終

吉志抗高冥之表情耽老典之區禽魚自來親人堂

構欣其有託色絲補袞式徵弓冶之遺五味和羹坐

待釜鍾之薦茲以覃恩加贈爾爲中憲大夫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如子官於戲風木生悲

聲香如在羽人山上鳳彩葳蕤巴子國中鶴情瀟灑

尙培慶祉於封槐益衍休光於奕蒸

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應

熊授中憲大夫誥

天啟六年

制曰朕思重道崇儒期於廣益稽古正學所以日新惟
論思啟沃之臣總承明著作之任得賢人而居旃厦
若礪於金循彝典以責衮章惟言如絳爾日講官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應熊雅蘊宏才
亮操端軌蚤疏庸於玉署旋入侍乎金華而爾靖共
彌虔束修無斁英詞足鼓羣動品藻不失人倫值實
錄之浩繁俾縮史曹而汗竹當典學之攷矻能抽緒
論於橫經志業日益光明朝夕在朕左右媚茲辰告
非堯舜不陳墟乃寅兢惟夙夜匪解頃因邊遠益

廟謨綽有霖雨舟楫之資貞然凝丞輔弼之望茲者
祥開震序慶首官寮乃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忠結一人之知道濟天下之溺何以基
宥密之命何以收救寧之功學有緝熙古訓益光於
說命言可底績時艱恒切于疇咨不徒侈慶曆之辨
衣行且資貞觀之金鏡時謂爾庸乃副朕簡欽哉
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王應熊充經筵講官勅

崇禎
七年

制曰朕惟帝王勤思三五期至治之有成先必典學就

將懋緝熙於罔閒朕丕承大歷寅念前修稽古準今
夙宵靡斁講筵肇舉七載於茲特命太傅成國公朱
純臣知經筵事爾同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錢士升何吾騶同知經筵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李康先等充經筵講官於戲講幄橫
經豈止修清朝之故事金華納誨實願聞制治之良
規從來理欲危微幾易淆於爭勝與夫貞邪消長辨
混於雜投以至民生國計之安危吏治邊防之利

失折衷窳要雖資策畫於當幾鏡覈源流每藉權輿
於古昔尙其交秉一德備殫忠謨抉前事爲後事之
師啟乃心作予心之牖使朕志皎如白日卽治理燦
在目前庶收作礪之功不負爲霖之託欽哉故諭

皇清

封翰林院庶吉士劉道開勅

制曰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
類之恩爾劉道開乃翰林院庶吉士劉如漢之父善
積於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之

遺茲以覃恩封爾爲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錫之勅
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尙宏佐
啟益勵忱恂

授翰林院庶吉士劉如漢爲徵仕郎勅

制曰錫類推恩朝廷之大典分猷亮采臣子之常經爾
翰林院庶吉士劉如漢品行端凝文思淵博簡居翰
苑奉職罔愆慶典欽逢新綸用賁茲以覃恩授爾爲
徵仕郎錫之勅命於戲弘敷章服之榮用勵靖共之
寵欽茲寵命懋乃嘉猷

授吏部郎中簡上朝議大夫誥

康熙六年

制曰國家推恩而錫類臣子懋德以圖功懿典攸存忱
恂宜勗爾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加一級簡上持躬
克謹莅事維虔奉職天曹小心克昭於夙夜分猷銓
部勞勩允著於官方慶典欣逢新綸用賁茲以覃恩
特授爾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式弘車服之庸
用勵顯揚之志尙欽榮命益矢嘉猷

贈張廸爲昭勇將軍江南興武衛都司僉書誥

康熙

五十二
年

制曰策勳疆圉遡大父之恩勤錫賚絲綸表皇朝之沛
 澤爾張迪簡乃江南興武衛二幫都司僉書管領運
 千總事加五級張光禧之祖父敬以持躬忠能啟後
 威宣闕外家傳韜畧之書澤沛天邊國有旂常之典
 茲以覃恩贈爾為昭勇將軍江南興武衛二幫都司
 僉書管領運千總事加五級錫之誥命於戲我武維
 揚特啟孫枝之秀賞延於世益徵遺緒之長

贈張曰誠為昭勇將軍江南興武衛都司僉書管領

康熙五十二年

龍綬國爵式嘉闕閱之勞蔚起門風用表庭闈之

訓爾張曰誠乃江南興武衛二幫都司僉書管領運

千總事加五級張光禧之父義方啟後毅似光前積

善在躬樹良型於弓冶克家有子拓令緒於韜鈴茲

以覃恩贈爾為昭勇將軍江南興武衛二幫都司僉

書管領運千總事加五級錫之誥命於戲錫策府之

徽章洊承恩澤荷天家之休命永賁泉壚

授張光禧為昭勇將軍江南興武衛都司僉書管領

康熙五十二年

制曰武功赫濯固資專闢之臣軍政修明尤賴同心之
佐職司攸重闕閱斯存爾江南興武衛二幫都司僉
書管領運千總事加五級張光禧輪力行閒留心戎
務居官勤練領卒伍以分猷當局精能謀糗糧而報
績爰敷慶典特獎成勞茲以覃恩特授爾階昭勇將
軍錫之誥命於戲敬爾在公益著干城之望欽于時
命式鷹車服之榮祇佩龍章勤宜後効

贈龍英爲文林郎太和縣知縣勅

康熙六十一年

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敬之忱聿

隆褒獎爾龍英乃雲南大理府太和縣知縣龍爲霖
之父視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
本澤堪啟後貽謀裕作牧之方茲以覃恩贈爾爲文
林郎雲南大理府太和縣知縣錫之勅命於戲克承
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昭乃貽謨

勅贈雷霖爲登仕郎巫山縣訓導勅

雍正十三年

制曰設官分職昭器使之無遺錫類施仁嘉蒙恩於伊
始爾雷霖乃四川夔州府巫山縣訓導雷昌運之父
秉心醇樸飭行端方教誨懷式穀之勤政事本貽謀

之善茲以覃恩贈爾爲登仕郎四川夔州府巫山縣
訓導錫之勅命於戲一命得以逮親遂膺曠典庶政
期於稱職永荷榮光

授閬中縣儒學訓導周開曆修職佐郎勅

乾隆二年

制曰廣學校以儲材實資設教任師儒而造士尤貴和
衷爾四川保寧府閬中縣儒學訓導周開曆共襄樂
育克佐甄陶訓諭諸生人品每期其整飭導揚雅化
文風常勉以振興茲以覃恩授爾爲修職佐郎錫之
勅命於戲贊啟迪以無慚嘉賢能而用觀欽茲寵命

斯乃官方

贈劉朝佐爲文林郎寧遠縣知縣勅

乾隆二年

制曰考績報循良之最用獎臣勞推恩溯積累之遺載
揚祖澤爾劉朝佐廼甘肅鞏昌府寧遠縣知縣劉伸
之祖父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白之芳聲澤流再
世衍弓裘之令緒祐篤一堂茲以覃恩賜爾爲文
林郎甘肅鞏昌府寧遠縣知縣錫之勅命於戲聿
念祖膺茂典而益勵新猷有穀貽孫發幽光而不

潛德

封劉廣晏爲文林郎寧遠縣知縣勅 乾隆二年

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止敬之忱聿
隆褒獎爾劉廣晏廼甘肅鞏昌府寧遠縣知縣劉伸
之父禔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
本澤堪啟後貽謀裕作牧之方茲以覃恩封爾爲文
林郎甘肅鞏昌府寧遠縣知縣錫之勅命於戲克承
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畀以殊榮

授劉价爲登仕佐郎勅 乾隆十六年

制曰錫類推恩朝廷之大典奉公効職臣子之常經爾

福建福州府閩縣五虎司巡檢劉价賦質純良持身
恪謹旣服官而奏績行報國以抒誠襄事維勤新綸
宜賁茲以覃恩授爾爲登仕佐郎錫之勅命於戲宏
敷章服之榮用勵靖共之誼欽茲寵命懋乃嘉猷

封韓世偉爲登仕郎涪州訓導勅 奉節籍
巴縣人

制曰設官分職昭器使之無遺錫類施仁喜蒙恩於伊
始爾韓世偉乃四川重慶府涪州訓導韓膜之父秉
心醇朴飭行端方教誨懷式穀之勤政事本貽謀之
善茲以覃恩贈爾爲登仕郎四川重慶府涪州訓導

錫之勅命於戲一命可以違親遂膺曠典庶政期於
新職永荷榮光

諭祭文

明

諭祭吏部尙書蹇義父源斌文 永樂十七年

皇帝遣行人雷誠諭祭尙書蹇義父源斌之靈曰惟爾
性質敦厚器宇溫淳篤志好善儀式鄉閭用生賢子
弼輔予治敬恭夙夜益慎益勤推恩錫爵榮及爾身
方期爾優游暮景樂此太平胡乃一旦奄然遐逝雖
然生死者人事之常而爾生有寵褒沒有令譽夫復
何恨茲特遣人諭祭爾其不昧尙克享之

明仁宗為太子時祭封尚書蹇源斌文

永樂十八年

皇太子遣鴻臚寺右寺丞楊善致祭於故封資政大夫

吏部尚書蹇源斌之靈曰卿以忠厚淳實之質和惠

寬碩之德端直廉靜之行聞於時表於人有素矣余

有賢輔孜孜助以善道久於一心余朝夕所資者惟

卿之子推厥所本意念良深方期卿長享祿養而計

音遽至不勝悼嘆然官封六卿年及九袞榮名盛福

而子孫世昌享祀綿遠者卿復何恨哉茲特遣祭以

著余追念老臣之意惟靈享之

論祭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文

弘治十七年

皇帝遣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論祭於翰林院侍讀學

士江朝宗曰爾以辨博之學敏達之才擢秀科甲蜚

英詞苑史局著編摩之績經筵多啟沃之言暨晉秩

於宮僚遂超登於翰佐屢持文柄簡別惟精載與薦

章擢用伊邇乃由積累暫投散於外司旋復原銜許

歸休於故里方膺壽祉胡遽考終訃音來聞良深悼

惜特復爾祿以酬往芳論祭爾靈用慰冥漠九原不

昧尚克歆承

諭祭王鳳鳴并妻顏氏文 天啟七年

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莊毓慶謝渭諭祭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鳳鳴并妻封太恭人顏氏之靈曰惟爾太恭人顏氏性鍾慈淑德協安貞孝事姑嫜昏旦之儀肅肅和聯姻族內外之範雍雍乃儉樸以禔躬復寬仁以馭下糟糠不厭相夫高粱案之風杼柚是勤課子嚴孟機之教誕啟偉嗣振采詞垣睠茲講幄之嘉猷悉本萱闈之格訓胡婺光之遽隕致枯澤之長捐爰體孝思特沛恩卹惟爾先贈侍讀學士王鳳鳴芹宮騰譽月且推賢直方麗躬澹泊明志高文麗典墳之古至行儀聖哲之模偶世忘機若壘能儉惟嚴慈合德宜弓冶彌光繼茲啟沃之功猶是教忠之效既借譽命宜並榮哀敬封兆以借藏澳明綸而合祭母德永垂於彤管嚴譚重耀於玄臺雙靈如存歆茲茂渥

下葬祭文

曰惟爾毓秀名聞揚芬女史作儷碩產育茲名臣婦願既彰母儀亦著方緜福履忽闕芳徽窀穸既臨加

巴縣志 卷一十
筵竝祭是惟渥典冥奠可歎

皇清

論祭江西巡撫劉如漢文

康熙二十四年

皇帝遣某論祭江西巡撫劉如漢曰鞠躬盡瘁臣子之
芳踪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劉如漢性行端良才
能敏練簡任巡撫佇展猷為忽焉告殞朕甚悼焉特
頒祭葬用示憫惻嗚呼寵錫重墟庶享匪躬之報名
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

疏

明

平播疏

李化龍

看得楊首匪茹與國為仇萬姓荼毒三省震驚孰
不以為不可以歲月克者乃自出師以來甫三月
有奇而元兇授首黨與悉擒千年虎狼盤踞之窟
一旦掃蕩無遺上足以伸中國之威下足以洩生
靈之憤其他狡黠土司獷悍惡苗無不落魄亡魂
西南半壁可永無虞矣此朝廷威福與指授方畧

所致斷非文武將吏敢貪天功爲己力者惟是各
官兵暴露行閒勞苦萬狀不可不查敘也先是臣
奉命入川賊知罪在不赦已統兵深入有擒王黨
叛之說遂破綦江且逼重慶地方洶洶皆謂有長
驅之志於時目前兵力畧無可恃臣乃以計縶之
一面調兵一面移文詰責若未嘗絕之者賊果信
之卽具文求撫且不西向臣因得以徵調漢土諸
兵悉爲之備其時賊氣張甚川人畏之如虎臣聽
成都兵甫出門欲投錦江不復肯東及聞綦江城

守兵見賊來競謀而走多投水者止餘二將與其
家丁遂及於難臣念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兔有
情自非招客兵不可因請調陝浙諸省之兵又念
外兵之費甚侈往來途次且生擾累於是每省額
止調一二千多者三千共數省實僅僅二萬其餘
仍三省及滇粵土兵也然西南人見外兵來莫測
多少以爲天下之兵皆至矣自是漢兵之氣壯而
土兵之心亦折無不樂爲我用者時賊雖知調兵
然以爲虛聲嚇之如往日非實事也臣亦止在成都

都積糧治器若無事然不復東賊亦不疑北兵且
集臣移駐重慶賊始知必剿頗肆衝突然我兵
益未易得志也臣又念兵以一路進既道狹不能
容一有前卻不可復振因分爲八路又念路分而
兵少賊厚其陣以衝之敗矣因令每路皆三萬以
上每一路皆可以當其全師又念關外賊黨多不
可勝誅會兵部頒賞格至首重招降臣益推廣之
但投戈者皆赦不誅臣又念兵無賞士不往會兵
部賞格諸言得賊者即以某家賞與之臣益推廣

之克關破屯各懸賞賞各以千萬計既川兵入關
臣又恐其人自爲心若九節度之師然因復委接
察司張悌入總監之殺牲莅盟務必得賊臣又恐
賊事急詐降得以遷延至暑雨漸深我兵不能久
困但急攻之有稱降者斬使焚書無爲所給時湖
貴之兵亦至屯下臣欲入營親監之會聞先臣之
訃臣恐營中遂懈情不可用因不待成服跣而草
檄示以例應候代照常督兵有慢令者尙方具在
令代中軍余德榮等再往監之臣又念賊屯後易

攻屯前難攻時諸將壁屯下者各有分地因令以
勁兵一枝壁其前其餘併力於後臣又恐諸軍士
爭趨賊財或至亂行至有他虞因移文再四申禁
臣又聞營中流言水西日把尙不絕賊恐漏軍情
因移文令其退劄水西土官懼撤其兵退而引嫌
曰吾不欲爲亡播之續也時久雨兵士日在泥淖
中至六月初四而天忽晴初五日遂破其二城初
六日遂登其屯賊以滅亡總計八路生擒賊首賊
從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斬級二萬二千六百八十

七顆俘獲賊屬五千五百三十九名口招降播民
一十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口全活被虜男婦
一千六十四名奪獲馬牛七百六十七匹獲器械
四千四百四十四件是役也自賊破綦江至剿滅
可一年自進兵至滅賊百十有四日當八路對壘
時土漢兵旣參差不齊諸將領亦彼此觀望播人
劫於賊之積威人自爲戰未易卽克我各路又糧
運艱難時有脫巾之呼臣日夜催督走使馳檄至
數百千卽兩省撫臣各路鎮道亦靡不忘寢忘食

或至頭鬚爲白總之諸文武知廟堂之意必欲滅賊故鼓之卽應勞之不怨誅罰之亦無敢囁嚅者倘更一月而賊不滅暑雨久瘴疫深我兵自潰無問賊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郭子章巡撫湖廣支可大巡撫偏沅江鐸議照國家方制萬里日所出入之邦悉爲郡縣獨西南諸省不廢土司蓋亦曰因俗而治與之相安云爾二百年來此輩犬羊之性不堪馴擾亦時有之然未有若播酋楊應龍之公然叛逆者何也蓋其地險其兵強其財力足以

使鬼通神其聲勢足以呼羣嘯黨加以年來方寓多事九伐之旌未遑南指彼遂時時狂逞亦遂時時得志井蛙之見謂縣官眞無奈我何諸羣不逞如楊珠楊明何漢良孫時泰輩矚其雄心或時有以公孫躍馬尉佗自王之說進者賊亦念騎虎勢不得下將曰等死無且舉大名乎於是乎恣其狂圖濠怒以逞而破城殺將鵲起西南之勢成矣夫天下非小弱也九州四海兵非脆糧非乏也何賊逆形未著皇上不忍遽觀之兵曰吾且舞干吾且

解網姑俟其悔過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乃不謂兇人之性不移也始天怒赫然斷在必剿夫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况此么麼者乎蓋自進剿之旨下尙方之剴頌然後海內熊虎之師如雲而集陳紅之粟蔽江而上智士陳謀勇夫効力火燎毛山壓卵賊卽欲不灰飛煙滅亦曷可得已臣等嘗卽諸路之功而評敘之在四川則楠木三峒賊黨以爲三窟謂天險不可升者也婁山關賊前門我所必由賊所必爭者也海龍屯賊以爲天造地設人跡所

必不能到兵力所必不能加者也三戰而三克之賊力竭矣不亡何待夫賊黨自戰其地猶易與也惟賊父子親在行閒則諸賊人人致死難與爭鋒該路到處與賊父子對壘最快者九盤子之戰賊悉其精銳以付朝棟令之從綦江進從南川回此其目中尙復有官兵乎劉綎一戰而走之自是播人爲之破膽尤快者諸軍壁海龍屯下連月不拔綎至一日而克其二城賊遂滅亡至今羣口囂囂然無敢沒其先登之烈者兵法無選鋒曰北綎於

諸路其選鋒乎則綦江路之功也臣嘗言破賊關
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宜疾戰謂師不
可老也安羅陶洪三寨生口以數萬計勝兵以數
千計令貪功者以大兵初入必且多殺以報捷勝
之則傷仁不勝則損威矣而該路坐受其降兵不
血刃自是一戰而斬郭通緒再戰而入崖門關三
戰而屢捷於木牛塘賊計無復之遂父子相哭而
上屯矣當其入木牛塘時川兵入關去屯尙遠湖
貴兵在關外絕不相聞吳廣以孤軍去屯數十里

而結營犯兵法之所忌而卒以得志自非其令嚴
而戰力當不及此後雖以講降誤事然有激而奮
竟以成功逆賊父子盡獲其首終不失爲全捷則
亦合路之功也南川路最險最遠去屯可六七百
里賊以爲官軍必不能從此進當馬孔英之未至
也高折枝以一書生請自將土漢兵以往此固已
雄偉不常矣乃師期一月之前先擣官垣營以寒
賊膽而撤回龍泉之兵且以解思石之危其事甚
奇其功甚大比進兵從眞州入眞人則簞食壺漿

以巡播人則棄甲曳兵而走居然有三代氣象時
諸將方欲候各路消息方入關折枝夷然曰若是
則誰爲當先入者策馬而前衆隨其後竟以三月
初八日奪桑木關而據之臣用是以催各路尙有
以四月入者令諸將皆折枝諸路皆南川滅賊當
更速抵關而馬孔英至則文武相得如樂之和自
是日日約各路攻圍有應有不應甚或以相誹詈
而折枝不顧也分攻令下諸將爭走後門該路
壁南門夫後門我易攻賊前門賊易衝我彼亦

誰爲宜當賊衝者蓋亦先入關之意乎破屯之役
後門以二路更攻前門以一路搏戰日夜揮戈人
百其勇坐使賊自盡而逆黨無一逸者總之倡諸
路之先作三軍之氣令黔師不得以賊強我弱借
口而竟以奏功臣於該路文武蓋心折焉則南川
路之功也在湖廣則偏橋一路江外爲四牌江內
爲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盤據糾結乎其間
四牌不掃卽武騎千羣未易窺三渡也陳璘獨以
一旅之師先掃四牌開我進兵之路用是烏江內

賊黨寒心長坎瑪瑙青蛇三屯自昔以爲險絕官
兵所從未易得志者臣亦慮其難下令降之璘以
爲除惡務盡竟一鼓而升其巔殺戮數千臭聞十
里時龍泉哨施南兵亦已先克板角關至今白泥
溜潭之間四牌七牌之苗遂無遺種非璘之力不
及此該路漢兵少土兵多糧運少遲便成譟呼璘
令嚴而法肅卒能使之用命而不爲害迨至克關
逼屯議設木柵製鐵牌以防賊逸其機智有足多
者卒以入虎穴得虎子閩人綉女纍纍在俘良快

人憲則偏橋路之功也貴州各路與川湖不同其
地近其兵少其餉乏其夷情反覆而靡常其民心
搖惑而不定茲之用兵又非以一淬厲一鼓舞之
爲競者烏江失律已見法矣然能借是以激勵水
西俾之絕狐兔之情踐虎狼之窟母氏屯一戰大
足褫逆酋之魄而奪之氣此則失之武人待之文
吏蓋運籌者之苦心乎李應祥以孤危之兵當號
虺之時能自審於緩急進止之間以守爲戰以招
撫爲進攻卒之轉弱爲強揚旌直指斬首數百招

降數萬因破諸屯斬三渡抵白田何其壯也竟以
連合川兵同心戮力破重城俘羣醜振積弱之邦
舒華夏之氣始如處女繼如脫兔茲其審於機而
神於用豈易得哉則平越烏江沙溪諸路之功也
夫我國家從來用兵未有大得志於西南夷者也
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未聞勘定
正統開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陞敘
萬人三返而罪人竟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剿始
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借口茲其大致可觀已諸帥
固中庸人臣等三五書生耳其智畧才力不及古
人遠甚乃兵纔逾二十萬進兵纔逾百日費纔二
百萬而倖以成功此非臣等之力皆由我皇上神
武獨斷委任不疑用使文武同心將士効死爰有
成績臣每誦詔旨卽十行之札萬里之外往往曙
於指掌而析於毫毛輒沾沾自得以爲賊平矣已
戰勝於堂上矣夫淮蔡之平直須一斷何況今廟
謨詳一若此哉

代劉時俊訟冤疏

湖廣
叅政尹

仲
子
宜
寬

臣竊惟朋友五倫之一誼差後於昆弟曲禮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然則許死亦有時矣夫死日可許豈其有寃而不一洗雪之乎臣與原任太僕寺少卿贊畫劉時俊弱冠論交長聯姻婭雖臣女不幸天亡世俗纏綿之私已絕而與臣相知深一點血心固未死也今時俊見彈於督撫臺省諸臣業蒙皇上遣緹騎逮治矣臣僻處山中閱邸報不備據所見三疏如卽撫楊述中雖備列原揭而中心未信已是時俊生案他如兵科按臣兩疏俱以逆亂爲言臣竊謂此事在國朝爲開創以後所未有之大獄在中原爲史冊以來所未有之大變如使影響疑似遂結莫須有之局不但冠裳蒙汙士氣摧落卽國體因之損矣天下利病祖宗原不禁人以言臣獨何心而憚於一言乎夫論天下之事不過情理與勢而已叛逆者理外事也臣且不敢言理姑以人情度之謂時俊之首尾逆賊圖富貴也卽使佐賊而成公孫王孟之事終不免爲之臣爲一隅奸賊臣與爲聖明天子臣孰貴時俊身踐華

途需次且有崇廡之望舍已成之富貴不享而必
以微軀膏斧鑕以閤門試獄吏以姓名汙青史也
自非病狂必不至此臣以人情度時俊而知其無
是事也蘭州幅幘不當西南一大縣部下夷獠盡
老弱不過三萬人蹄涔尺澤非修鱗所遊奢崇明
沐猴而冠不堪位置逆寅頑冥滯虐僅辦鬪牛之
力頃者倉卒發難州縣以無備自墟耳非渠有勝
畧也况得一州殘一州拔一縣焚一縣卽田夫賈
豎皆知其無成而謂時俊依之以自樹耶臣以數
勢度時俊而知其無是事也從來悖亂之人必是
陰幽沉鷲不可窺測又或詭激過情盜取聲譽時
俊少年講學繩墨自馭近稍廢其方幅耳居恒傾
蓋之交心肝可以嘔出而里黨瓜葛意氣或不相
下臣每與之談古今論人物往往爲人設身處地
不輕抨彈至於治亂之間臣子捐生隕命之際未
嘗不慷慨悲歌歔歔流涕雖口頭多機鋒而腹裏
無鱗甲信人之善常有餘而逆人之惡常不足無
論時俊爲令與南垣多可稱述卽專論其殺大都

一徑直傲岸之人而已古今有如此人而包藏禍
心者乎臣又以生平卜時俊而知其無是事也時
俊素喜延攬於上海得喬一琦於瀘州得吳長齡
近如遵義壯士丁文明戴來鳳焦瑞麟宋迥輩皆
其所器重而物色之者也一琦烈烈自不必言文
明來鳳等并能先鋒抗賊克復郡城若長齡當狡
賊方張之始立聚義兵擒斬二十四賊兩頭目與
焉逆酋忿甚至懸三百金購之而長齡竟以血戰
死夫其所賞拔之人皆能殺賊死難而賞拔人者

乃通賊乎臣又以聲氣論時俊而知其無是事也
然督撫諸臣何仇於時俊而必中之以危法即同
舟偶有介介亦何事不可索瘢而必以大逆坐之
也諸臣蓋亦有所據矣其所據者一則鄉人之言
一則監軍之揭一則樊龍之愬而乃其喫緊更在
遺賀回答一段而臣以爲不然何也方重慶告變
時俊身在成都成都去永寧近千里去重慶亦然
千里之內如資簡一帶已爲犬羊盤據其他孔道
閒道非官兵碁布則鄉兵畫守處處稽察人人刻

覈凡經過行李人則露索械則啟視未有片紙不發覺者時俊卽遣書幣豈能徑達無恙耶一疏言賀奢寅一疏言賀樊龍未知孰確其偶有一誤耶其果曾兩遣耶且目其書見其答知生帖報以四十金者誰耶如謂兵與民見之時應執之以爲功如見而不執此人亦逆黨也恐渠有難以告人者矣如謂賊中人見之是時未有俘者何以得聞斯語豈鄉人惡時俊之深者預爲之地而其後自不難印證耶雖云千萬人共見畢竟須一二主名乃

便覈實卽使口證有人亦必得其手書真跡乃成鐵案臣願皇上於此深察之也先是時俊與會城之議曾欲親諭逆酋處分亂兵行至資內之閒聞賊先聲舍車宵遁然猶以爲賊自重慶來不知其爲逆寅也因遣家丁劉儉持帖往永寧宣諭儉至黃沙河爲鄉兵所詰刃且及頸已而拆其械無奸始釋之儉不得前遂奔投臣于山中臣得取其帖閱之首云本司有宣諭朝鮮領兵援遼之議欲調用該司土兵該司官聞之亦秣馬厲兵願行自効

夫曰欲調用曰該司聞之似只從邸報中相知耳
未有他往來也如曰事既至此諉卸實難轉罪爲
功正在今日院司諭帖屢下云云是帖諭亦不止
時俊也是時人情猶以不反待兩酋既不妨有平
日往還之跡時俊急於成口舌之功又不知日後
有交通之議倘此日之前果曾通一耗貽片札則
帖首寒溫應及之矣乃其所敘止於議論數語所
云夙交得無悞乎既無夙交何因突然行賀乎臣
又反覆思之惟時俊有領兵援遼之議姓名始著

夷中樊龍報兵之稟帖與時俊宣諭之一行皆根
於此宣諭者通書之似稟報者往來之似似轉而
誦訛轉而實人言其坐此耶然時俊亦幸有宣諭
兩字耳天下未有相約同叛而臨時又欲止之以
爲功者亦幸中途遇賊狼狽而返耳天下未有兩
盟共事之人而相值又恐其害已者亦幸旋省無
暖席遂北行請討耳天下未有一東一西蹤跡各
不相照而可以言同謀且業與同謀而復欲仗天
威以芟夷之者亦幸兩縣室廬盡付烈焰僕婢劉

方采蘋等六名口盡被殺掠鄉紳中遭禍獨慘耳天下未有平日好相識而反被之以慘禍者凡此皆時俊之形跡明白無可疑者也至於樊龍訴詞明是狡賊反閒之常兵家用此取勝者最多恐不足爲時俊謀逆之證臣愚於此且得一開焉前云樊龍據渝之初時俊有書幣稱賀矣當龍倚俾泣訴之時正欲將一局亂謀盡推之時俊宜曰時俊始而以謀悞我旣而以行賀堅我卽訴詞中亦不應遺此要語矣而何其不然耶且投訴詞與賣米

賣火藥兩事似覺相戾倘賣物在先則樊龍必德時俊不應投詞以傷其心倘投訴在先則時俊必怨樊龍不應以米藥濟其急如此重情須以登時見獲人賊爲據今卽撫所述各揭無伊男字樣而科疏所引手書有之恐時俊之舌正長耳臣聞監軍同知越其杰與原任御史牟志夔言時俊治別營私賣之人太峻耳不聞伊男有是事此亦人言之可據者也總之時俊心太熱氣太高眼太明白信太過功名之念太急切卽如亂鋒之始當事正

自有人時俊以一鄉紳而欲掉三寸之舌戢蛇豕之氣縱使僥倖得成不知置一時文武於何地况狼心叵測寧不慮其一往不返乎爲己爲人一舉兩失此時俊之罪也自來贊畫未有能立邊功者始而上疏拜官不以自媒爲嫌既且與督臣分途蒞事致精神不貫讒閒漸生以救焚拯溺之兵符分餉於各有疆事之府庫欲不淹遲亦何可得此時俊之罪也重慶孤城煩土漢兵十餘萬攻圍五月閱月此所謂九仞爲山百夫一兔之時時俊投袂

而往何爲乎又攜其兩子借人口實自五月初一以復城中之賊日益困城中之民日益苦時俊未到其怨分于衆人時俊既到而積怨重怒忽萃於贊畫之一身矣然則時俊非分功實分怨也此又時俊之罪也臣又聞叅政閔夢得之言曰當逆賊倡亂時川中縉紳攜家避難其流離顛沛之景劉太僕與諸人同也旣而超三秩奉璽書乘傳還里勁卒材官前呼後擁其烜赫炫耀之景則劉所獨也此於劉身上有有穢毫受用而世人眼睜小於

芥子輒乃耽耽不平或形之口或筆之書此近日
人言之所自來乎嗟乎功名富貴之際亦難言矣
正德寧庶人之亂新建伯王守仁唾手縛之而其
後不免醜詆至有謂初通宸濠逆謀策其不勝而
背之者夫以守仁勲望而猶若是矧時俊之徒有
志而未究厥施者哉臣知我皇上天地日月之下
必無遺照法官平允亦必有張釋之徐有功其人
者所謂冒死陳白惟是見聞頗真或可備廷議之
採擇耳伏乞皇上并下臣疏于法司虛心推勘事
事必求的據則時俊或有見天日之時臣卽舉生
靈斥有餘榮矣

唐

宋

彭推官渝州溫泉寺詩序

封道國周敦頤濂溪

予於慶曆初為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之

袁州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來講學

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中誦彭推

官詩者六七其字句信乎能觀天巧而膾炙人口

矣我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

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向所誦之

詩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隣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
 為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
 慶將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
 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記誦不忘十五年而太博
 為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
 知縣就移僉署巴川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
 泝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川郡聞有溫泉佛
 寺艤舟遊覽忽觀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
 本於轉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
 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
 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

明

劉氏族譜序

弘治甲子

禮部尚書吳

寬 原博長洲

原夫族之有譜非特昭乎族之盛亦係乎世之盛
 而後作也凡譜皆藏于家惟歐陽氏之譜見于集
 中遂傳於世與眉山蘇氏之譜並稱焉蓋人處亂
 世父子兄弟且不能保况宗族乎及世道清平各
 全其生各保其家久之族姓繁蕃而又得有為者

出故譜之有作雖曰族之盛而然實由德之盛而然也自元季大亂湖湘之人往往相攜入蜀爲避兵計我朝應運削除羣雄而王蜀者自若也洪武四年天兵始克之當是時劉氏自興國而來卜居于重慶之巴縣蓋百年于茲矣自珉一府君傳六世有登成化己丑進士第者曰規仕于朝爲才御史君生三子仲曰春季曰台並冠賢書春登成化丁未進士及第今爲翰林院侍讀學士台登弘治丙辰進士今爲吏部員外郎皆以文行見推于士

林族人中成才者濟濟翩翩方興未艾劉氏舊有譜遭亂散佚莫能究其先世至是御史君始復作譜斷自珉一府君始可謂不失之誣矣其法以古人五世爲一圖者未可用而獨用長寧周氏九世之制其說見於譜例譜成學士君請序于余噫劉氏其盛矣而皇朝之盛不於此而驗乎

劉氏科第志序

王應熊

科第志志劉氏科第也劉氏族有譜矣復勒斯於塾以詔雲仍而奮之也世之世家國初稱忠定蹇

氏成弘以後澤寢微而文簡劉氏最著又牟氏曹氏蹇氏科第號爲蟬聯而劉氏子孫累葉彌衍文簡登鼎甲位卿相兄弟皆冠賢書蘇子瞻云兄弟登竝竊於賢良衣冠咸以爲盛事將無同繇是一門七葉俱興九朝兩榜時薦冠蓋爲式里閭比於高陽羔雁成羣求材必在新甫二龍出守市存棠棣之碑兩疏來歸家有竹林之襖度刃如拭魏笏長傳迄今題雁者若而人緡殺者偕計者若而人諸生中嶄嶄露頭角者若而人龍駒鳳雛雲閒競爽

芝蘭玉樹謝砌聯葩何其盛也里人稱爲大相劉氏一稱桂園劉云辟之曹風君子詠其帶弁之儀韓相高門標以梧桐之樹矣王子爲之序曰世家方於喬木者也蟠踞厚者條始繁澤之自根及葉也壙漑多者叢愈茂澤之自葉流根也劉氏之先典則燕貽多孝友潔白之行仕於朝者敦尚節廉賦政四方皆有遺愛形諸金石積善餘慶昌厥苗裔不亦宜乎夫木畏再實而况其屢也壙之漑之不在世德作求者哉若夫立成企齊於令聲茂先

厲志於高矩亦各言其撰也

劉氏科第志序

康熙甲辰

大學

徐元文

公肅崑山

天下所重者莫難乎其聚所積者莫難乎其久夫以美好珍奇之細未有聚而不散久而不廢者况幾百年以來耳目之所承襲志意之所注嚮孰有如科第者乎科第之聚也既難而其聚且久也尤難嗟乎非可倖而致也春秋之錄世卿魏晉之崇貴族興午以後南則王謝北則崔盧不過席父兄之氣勢以門地風流高相夸耀上之人遂因而

敘之爵祿之所謂以貴襲貴全繫乎人而不以天參焉者也今之科第則不然憑三寸之管冀幸於不可知之數雖祖與父不能私其子若孫故有身為卿相而門屏衰落常不克以世者蓋已多矣即或氣燄相取勉彊暨被而一二傳之間反以速學譴者抑又多矣是以甲第蟬聯果獲聚且久者指常不多屈此非有世德積學以儲厚而流光天與人若交相信又交相至者蓋斷斷乎不可倖而致其道然也巴郡劉氏其先本家於興國之烏崖自

元末遷此者獨衣服與世殊故以大袖別之云至
侍御省齋公始貴一傳爲文簡公官至尙書學士
而兄弟省元一時尤稱盛事自後簪纓累世至今
雙山給諫爲僉事了菴公之子蓋侍御以下凡八
傳矣當前朝成弘嘉隆之際國脉彊固仕路恬熙
若靈寶之許餘姚之孫其羣從競顯津豔人口然
卒未有及劉氏之聚而久者則劉氏必有以致此
矣况全蜀遭獻賊之酷堙刊屠滅從古所未有山
川遞易城郭皆非其故家遺俗委諸溝壑盪爲煙

灰者固不知其凡幾獨是劉氏之子孫不絕如蓍
而僉事公脫虎狼之吻轉徙於箐莽猶得抱祭器
守家學卽宗支爵里時流連胸臆之閒今以授之
給諫君者噫是則尤可紀也已余與給諫爲同年
生獲眎科第志而卒業之因以歎劉氏鳩宗之方
爲不可及也先王之制上治下治旁治合族之有
禮卿大夫之家苟有崇敦睦紹箕裘者無不著於
宗祏採於國乘獨怪譜牒之誣也崇尙氏族而氏
族之闕也崇尙科名則是緣朝典以爲重輕而宗

譜幾不可復問今劉氏之爲此志也凡祖禰名德之大者以及旁枝之出系先賢之紀述無不犁然具其於禮也此合矣使後世子孫知發祥積慶保世滋大之有自而天人并至之故未可以或倖焉且天下之觀覽者亦將愾然興起於斯可以教忠可以廣孝又有以信宗譜之不可不修者其當在此也歟豈徒八門七葉彙彙然詩書之食報遂相榮耀而傲舉世以弗如哉余後起末學謬從諸先生之後廣其意而爲之序

書後

宋

書渝州馮當可富家翁逸事後

狀元王十朋梅溪學士樂清

萬序明之手錄雜文一卷其首篇乃馮當可所記富家翁逸事也富家翁兄甲者未必知書觀其處昆弟之間雖知書者所不能爲進之孔門其閔子之徒歟馮記其事而逸其姓第曰凡甲而已他日史官作宋孝友傳書其事而闕其人當與齊魯大

儒同發揚子雲之歎也予忝知書且爲人兄有愧
於不知書之甲多矣然心實慕之願學焉吾家他
日或無乙之婦庶幾遂其所慕之心未可知也
謂萬子曰汝東平先生嫡長孫且其家世業儒非
富家翁比豈不能爲甲所爲耶子爲人子第固非
以是責子也然旣錄其事必有意於爲甲者甲不
難學少損好利之習則人皆甲矣予之書是命表
弟余璧全之研墨因以其事語之二子從予游皆
妙齡而秀者其家皆知書過於富家翁者予故以

是勉之紹興庚午季夏二十五日書

考當可富家翁

記

宋

法濟寺僧悟果碑

苟 申
邑人

住持僧德熙名悟果苟其姓也方卯角時不事作
業絕俗離垢乃束經問道於釋氏之門從勅賜法
濟院僧繼淪者遊久之遂許可以果天姿謹愿善
自植立足堪傳法之嗣乃爲經營度牒歲在庚申
勅下遂得筵圓頂方袍列自是鎔冶俗瘴內照返
觀知與一切人結歡喜緣一毫不與比比者較故

知院事時朝廷用兵調度日迫凡道釋度牒悉責其直悟杲內竭諸已外資於人乃得其一而遽爲師兄道曉者詭謀取之以度其門徒智謙遂忍爲其取不以爲憾至本院更造不一皆能發勇猛心以贊厥事建藏宇修鐘樓莊塑綵繪無不與焉其費甚劇皆所不吝凡佛迹所寓尤不敢坐視其敗一日忽嘆曰姪保義苟宏建觀音堂於東槽之上日久漸墮當修舊起廢力爲一新旣而告成因語人曰僧非俗比一文以上不可吝其藏蓋將以無盡力與佛結無盡緣也吁持心如是指杲真無負於釋氏教哉其門人有祖覺者心明行潔旣出家而先逝乃復與童行祖會營度牒資奈何此緣幾就而悟杲遽以告終矣方疾革時命同院僧祖圭祖印曰童行祖會盡爲我戒持之遂命筆親書付二僧偃然而化其年七十有八實生於甲午政和四年之三月而化於辛亥紹熙二年之二月也祖會卽於次月初二日舉本師入塔而命予誌其事申於悟杲宗人也辭不可乃爲之銘銘曰佛之修

行以忍辱故發是心已轉頭卽悟佛家者流捨此
奚之念念不移影將形隨得是法門其惟悟果一
忍所在無物無我諸佛行處在在結緣施法施財
一無慊然旣持此心究竟何若漆桶磕睡視今猶
昨七十餘春了此幻身去兮住兮遺流後人

明

劉文簡公紀

見列卿紀

尚書雷

禮

劉春字仁仲號東川一號樗菴四川重慶府巴縣
人成化癸卯舉四川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廷對

爲天下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憲宗賓天孝宗御極
戊申正月充修憲宗實錄官分職史館二月上幸
國子監翰林自檢討以上皆祭服隨班陪祭春以
編修與焉辛亥八月實錄成陞修撰仍賜宴于中
府欽賞白金三十兩織金羅緞紗各一素羅緞紗
各一絹六十月推內書館教書壬子充經筵展書
官五月端陽節賜紙虎牙骨扇虎頭縑壽絲等物
癸丑充殿試掌卷官四月賜端陽節物如前自是
歲以爲常七月疏乞歸省給道里費乙卯四月復

任己未充會試同考試官庚申九月選充東宮講
讀官辛酉八月選充經筵講官壬戌二月三考滿
陞左春坊左諭德十一月以東宮講讀恩賜大紅
織金雲雁羅緞紗一藍絹一玳瑁帶一連合癸亥
三月以纂修大明會典成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五
月詔修通鑑纂要九月以東宮長髮賜大紅栴枝
絲羅二表裏花銀二十兩十二月命視牲南郊巨
是歲以爲常甲子以御史府君鄧夫人明年借七
十再乞歸省命給驛舟且賜道里費乙丑冬還朝

孝宗賓天武宗御極以隨龍恩陞學士詔纂修
宗實錄分得兵館丙寅以上初祀南郊賜大紅白
鵬緞一疋舊例賜止三品而上學士預特恩也分
獻北鎮壇自是每歲皆預分獻二月上耕藉田幸
太學皆扈從賜坐于彝倫堂開經筵賞銀三十兩
大紅綠緞各一絹二鈔一千貫九月上念青宮舊
勞特賜金鑲玳瑁帶一御製盤龍迴文十二軸丁
卯四月命掌院事八月充順天鄉試考試官十一
月以通鑑纂要成賜絲緞一絹一銀五兩戊辰三

月充殿試讀卷官以從于鶴年與試辭不與仍賜
鈔千貫三月命教習庶吉士邵銳等于院署四月
開武舉充試官武舉有錄自此始其條格皆創爲
之最稱折衷五月五日特命隨內閣大臣觀標騎
于虎城十一月間御史府君計以憂歸辛未二月
服滿陞吏部右侍郎賜大明會典通鑑纂要各一
部十二月轉左侍郎壬申三月以閣薦命充經筵
日講官仍不妨部事五月賜虎鬚絲壽縷牙骨扇
竝青織金羅帶十一月以河北盜平敘建議功賜

大紅織金孔雀緞一袍銀十兩癸酉六月陞禮部
尙書九月賜玉帶一甲戌二月會試充知貢舉官
五月賜虎鬚絲等物有加扇袋用大紅織金羅九
月賜大紅織金麒麟緞紗各一綱一此正一品服
也乙亥聞鄧夫人訃特尙書未滿考特許誥贈二
代賜夫人祭葬遣禮部主事余才經紀其事仍給
驛以行戊寅服除起南京吏部尙書疏辭不允己
卯四月上任庚辰八月入賀萬壽聖節且滿初考
奏上會武宗不豫命未下辛巳正月命改禮部尙

書兼學士入東閣管諸勅春七疏懇辭得旨卿學
行老成譽望素著簡在朕心覽奏具悉誠懼著卿
祇承不必固辭不得已乃入直二月尙書考滿命
下蔭一子入監讀書三月武宗賓天四月世宗繼
統五月命掌詹事府事是月補庚辰會試充讀卷
官命教習庶吉士廖道南等二十四員于翰林院
未廷謝六月初三日以疾卒壽六十有二贈太子
太保謚文簡遣行人護喪歸勅葬論祭恩數有加
春在詞林二十餘年乞歸省者再爲學士時同官

十八人其直者惟春士大夫號其直者以
在論思手不釋卷坐必夜分起必五鼓經筵進講
委曲規諷上爲改色凡儒臣榮遇皆徧歷之及佐
銓部窺菴楊公爲太宰特重春古朴登進人材多
所裨助在禮部時兩遇郊祀大典一遇會試貢院
舊格整飭一新凡舉動皆爲久遠計不務目前有
西僧欲奪民地於甘州且乞遣官督建寺宇時關
中飢春力言不可竟停之占城失國流寄他所其
世嫡未冊封春議以爲朝命不可辱在草莽引表

秋公孫青爲據遂格不行又以祭葬贈諡爵祿勳
懲乃奏爲定例以杜濫及要家有以賄請者拒絕
尤嚴久之亦安其所宜得莫之怨也或遇勳戚大
臣病故上遣諭祭喪家輒厚幣爲謝習以爲常春
曰以尙書而受其私豈惟輕已如國體何悉邵之
其謹峻有守如此行人傳機有事德府聞母病京
師疏以爲事尙緩乞得回京省視吏部以差遣隸
禮部移咨至春曰苟可勸孝而無病於公何成案
之類即印爲題覆江西提學僉事田汝亨乞印各
分巡官以便關防前此屢有請者例不應給輒報
罷春以憲臣領風教顧後其時務耶奏議添設官
用關防例遂徧諸省其不拘滯而勵名教又如此
春爲宗伯凡推冢宰者一推內閣者再爲南冢宰
推北冢宰者一皆不果用每陞進有機輒自失之
恬然無悔當其推內閣也太宰楊公爲首公卽次
楊公不繇翰林者咸擬次者得之而春方奏止西
僧請乞詞甚激切楊公私服曰大位在前乃畧不
自爲地非仁且勇者不能也通鑑纂要成例當增

秩時逆瑾方得志欲延諸史官一至其家春約衆俱不往瑾怒遂被廷詰以書中字畫濃淡不勻奪俸官遂不進久之乃有銀幣之賜及以憂歸又遣邏卒伺之於道竟無所得而還春待物和而有則人不見其喜怒至正義所在則毅然爭之不能奪也服官三十五年忠清嚴重寬簡敦朴以致三部寮屬及文武科門生皆敬愛如私親久而愈篤每語後進拳拳不欲失秀才風味爲詩文力追古作晚益簡勁類其爲人字畫規矩于歐而自成一家

宛然冠冕佩玉有心畫焉同鄉馬侍郎廷用嘗曰吾館閣中縝密者爲某某疏爽者爲某某敏達者又某某至粹然集于一人如出于一日者其惟吾東川先生乎所著有鳳山集若干卷藏於家碑板在四方者甚多大學士楊廷和銘其墓曰重慶先達曰蹇忠定文簡繼之焯焯輝映其始從事史局講筵隨試自效職業罔愆四典三禮職亦屢遷法守是慎不比于權召自留都司帝之制行將大受叅預政事諧于庶尹以贊新治胡進之難胡奪之

易

白葵方丈記

嘉靖丁巳

雲夢令

甘繼登

嵩山邑人

皇明宣德閒吾宗人昇曦菴初披緇爲郡西溫泉寺僧已乃師都綱永聞移居治平西方丈尋當繼師官職吾族爲昇同胞甘應舉應通應高應道者乃爲卜居得佛巖後稍右隙地時且茅茨荒蕪遂協貲偕作抽棘縈基紆道重門層延階級前後構屋十閒東西傍列廂舍迤南爲厨室東首爲樓三閒內作別墅亭鑿池種蓮以延賓客維時學士樂

韓江公假館乃署其名曰白葵方丈以屋後植葵

一株且芳潔雅素與禪家幽淡同風也居無何昇

拜都綱蓋成化初年也越二十一載瑄寶山繼之

暨正德丁卯暉東明又繼之皆守成踵武未有恢

拓迄辛巳今都綱嵩壽菴任職飭躬振厲益光先

業弘作鼎新華飭門道後易別墅前隙地構一廡

廊精舍適狀元升菴楊公至命之曰禪藻亭探花

方洲楊公亦繼至咸留作焉亦斯舍之遇也及是

年壽菴官三十七春秋矣欲紀往事以示久遠因

追昔文簡公處翰林時曾賜先師明詩一章鑿二
楊公作皆玉堂雅什乃立石鄭重方丈因附記於
碑陰若專爲三公者而記亦藉詩竝傳矣然嘗
居此受官者計四世地與宅不能無助後之守此
者當知吾宗公開創之勞與今壽菴恢拓之蹟尙
其慎守令緒永光此宅以副記碑之意

改置土沱黔南白渡三驛碑記

隆慶元年

郡守 張希召

隆慶上章敦牂之歲二月余以北戶部郎中移守

重慶郡甫旬日輒下詔合屬煎所疾苦及利民之
大者急爲之所而未遑更置驛傳也越明年春余
入覲竣事旋奉銓曹訪冊謀之郡父老舉有憂容
顰頤跪而泣曰渝郡夙號淳簡自乙丑兵燹之後
土瘠民貧閭閻生計怛然告疾且丁上司往來絡
繹不絕賓旅宦雋借關應付接望於舟車日給月
酬其靡敝故有由也加以郡守弗克師帥坐眎驛
遞凋瘵迺送稽玩漫不經心計將奈何余聞之鯁
鯁大懼迺縱觀二十提封縣驛衝僻道里遠近悉

繪為圖畫朝夕翻閱籌度其閒民情地勢瞭然視諸斯矣迄辛未秋查照嘉靖三十六年改置定遠縣太平水驛於夔州府梁山縣事例相侔又比照璧山縣添設來鳳驛接應規則酌議停妥無容忌諱將巴縣土沱驛移置鐵山公館黔江縣黔南驛移置沙鎮綦江縣白渡驛移置缺二字院司僉缺事缺體微軀軫恤瘡痍蓋不為一時之利而貽川東地方以萬世無疆之福正余所以仰慰聖天子愛養元元之至意也三驛夫馬支應鋪陳楨輻庫儲抄

牌等役並未一毫加補以滋紛更之擾

一千一百三十一兩三錢沙鎮用銀一千二百七

兩二錢缺六字八十五兩二錢就於各縣

驛銀內取足其數黔南驛原額銀一百七兩二錢

餘內扣留銀八十兩與黔江縣白渡驛原額銀一

百二十兩餘內扣留八十兩與綦江縣以完水陸

二路協濟之資仍有二驛遺剩銀共一百三十七

兩二錢存貯內庫不准支領三驛衙舍工費漸次

措備俟爾奏功且合用吹皂兵快亦於該縣輪撥

巴縣志 卷十七
三
答應各驛官吏印記俱不變動免題請也庶幾乎
勞者以息溺者以甦公私稱便小民鮮偏累之嘆
矣余或可藉是以道殍官之誚也於是郡父老欣
欣然喜動顏色願紀惠政以垂不朽余因商於巴
尹鄭侯宗學尹唯唯遂命匠勒石用紀歲月姑俟
後來君子嗣而考之尙亦思所以休吾民哉

九龍山祥雲寺萬年燈碑記

天啟四年

庠生 徐元進 邑人

祥雲山寺劫自僧可俊爾時景色摩空無染無著
而空靈澹遠蚤具大光明覺相嗣七世法孫廣
洗鉢發光頓觀玄鑒因與道友散雲如海上人同
浴萬年燈事越寒暑終於甲子之春只斯一念炯
炯昭融洞瞶湛然露空明時景象而不涉于幻凡
是含靈者無不歡喜從離垢地中來思脫闇習而
耀大明雖兵燹駢仍而最初一念愈新若自跋耆
點撥回光而更無燄魔別想縱天布斗粟皆成法
象信乎不息之惺脉不昧之靈光也大光明覺體
自復如是而翬勃蓬適會何礙于圓明哉然予更

屬之世世緝熙者潔莎激蘚入僧池當爲傳燈者
之正脉云

表忠記畧

軼名

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祖情從祖意皆進士情福
建副使意山東副使振德由選貢生授四川興文
知縣縣故九絲蠻地萬曆初始建土墻數尺戶不
滿千永寧宣撫奢崇明有異志潛結奸人掠賣子
女振德捕奸人論配之招還被掠者三百餘人崇
明賄以二千金振德怒却之裂其牘天啓元年

赴成都與鄉闈事而崇明部將樊龍殺巡撫徐可
求重慶知府章文炳巴縣知縣段高選皆抗節死
賊遂據重慶叛時振德兼署長寧去賊稍遠從者
欲走長寧振德曰守興文正也疾趨入城長寧主
簿徐大禮與振德善以騎來迎振德却之督鄉兵
與戰不敵退集居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毀土城入
振德命妻錢及二女各持一劍坐後堂曰若輩死
此吾死前堂乃取二印繫肘後北向拜曰臣奉職
無狀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劍死乃命

家人舉火火熾自到一門死者十二人賊至火所見振德尸面色如生左手繫印右手握刀忿怒如赴敵狀皆駭愕羅拜而去事聞賜祭葬贈光祿卿諡烈愍勅有司建祠世廕錦衣千戶振德既死與文教諭劉希文代署縣事甫半載賊復薄城誓死不去妻白亦慷慨願同死城破夫婦罵賊竝死之大禮守長寧城亦陷大禮曰吾不可負張公一家四人仰藥死贈重慶同知世廕百戶文炳長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郎中遷知府

治行廉潔吏民愛之賊旣殺可求及副使駱日升李繼周等文炳罵賊遂被殺賊後知其賢爲覓屍殯而歸之喪出江上夾岸皆大哭贈太僕少卿再贈太常卿世廕外衛副千戶高選雲南劍川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樊龍等變起高選適在演武塲立遣吏歸印於署厲聲叱賊賊魁戒其下勿殺而高選罵不絕聲遂遇害父汝元母劉側室徐及一子一女聞變皆自盡僕冒死覓主尸亦被殺初贈尙寶卿世廕外衛試百戶崇禎元年子暄援振

德例叩闕請優恤贈光祿卿世廕錦衣千戶建祠
奉祀汝元等亦獲旌十五年高選子復以諡請賜
諡恭節時先後殉難者灌縣知縣蒙化左重率壯
士追擊賊於成都力戰馬蹶罵賊死南溪知縣王
碩輔城陷自盡爲賊支解桐梓知縣洪維翰城陷
奪印不屈死典史黃啟鳴亦死郫縣訓導趙愷率
衆擊賊被刺死遵義推官馮鳳雛挺身禦賊被創
死遵義司獄蘇樸威遠經歷袁一修義不污賊墜
城死大足主簿張志譽典史宋應臯集兵奮戰力
屈死所司上其狀贈重碩輔維翰尙寶卿世廕千
戶啟鳴重慶通判愷重慶同知俱世廕試百戶崇
禎十二年重子廷臯援高選例乞恩命如其請

追擊

漢十二年車馬將軍討南蠻
 可與重更嚴氏世重
 以次而西土其地銀
 以次而西土其地銀

傳

晉

蜀漢掌軍中郎將董和傳

三國志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
 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
 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
 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
 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
 縣界豪強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蜀國都尉

巴東志 卷一
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
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邑從事務推誠心
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
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
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
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
教與羣下曰夫參署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
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
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

幼學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五及來相敬告
能悉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死可
少過矣又曰昔初來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改悔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
兼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
其斯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
此

蜀漢侍中守尚書令董允傳 三國志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

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
相亮將北征駐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
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
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
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
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
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
遂素和顯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
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
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
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尙書令
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
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
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嬖佞慧欲自容
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
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尙書
令費禕中興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

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傳書遠
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博議也
今君已自屈方展濶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
謂也乃命解驂禱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
類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
令爲大將軍曠禕副貳九年卒陳祗代允爲侍中
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
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襄國州人
無不遺恩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奏喻收閉將戮之
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履中奉事汝南人許靖兄
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
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
遷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
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
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闔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
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
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
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

曰忠侯賜子絜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
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媼
茲一人皓擣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元

宋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余玠傳

宋史

余玠字義夫新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如大
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販賣茶或
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

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
將作監主簿權發遣招進軍充制置司叅議官進
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元兵戰於汴城河陰有功
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
制置司叅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
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
確實然後華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甾之彥
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麤人斥
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

重備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
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
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
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
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
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
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
暫或庸或貪或躁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
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

聊生豈可戎帥各專號令擅僻守宰蕩無紀綱蜀
日益壞及關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
大更僚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於府之左供張
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
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
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道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
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
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
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

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闢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延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廼爲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璠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蹠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璠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璠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同辭以爲

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誰
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
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
爲必守計且誅瀆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壘
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
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
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
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搗興元元
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於嘉定初利司都統
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
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藝
蝕月以弓絃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
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
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
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
迺高其值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
也大帥處分少不賺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
所爲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

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廼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

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國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且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

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

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間有詔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尙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優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寶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

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徵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關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齋志以沒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為賈似道所殺

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加檢校少保張珏傳

大社令
趙立附

宋史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為四川虓將寶祐末元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安撫楊奩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使施擇善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

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千之餽餉至
虎相山爲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
珏代千珏魁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
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如
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故人人
用命自全汝楫失大食平大兵築虎相山駐兵兩
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開達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
而卧每餉渠竭數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
大咸淳二年十二月珏遣其將史炤王立以死士

五十斧西門入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月平
賽典赤提兵入壞重慶夾道出合城下珏礎舟斷
江中爲水城大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引去合州自
余玠用二再生策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
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種粟
米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
居進築馬驥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匪剽統軍
率諸翼兵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珏不可曰
蕪菁平母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

而攻之馬驥必顧其後不暇城矣乃張疑兵
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其資糧器械越峇七
十里焚船塢統制周虎戰死馬驥城卒不就十年
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陞四川制置副使知
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不
得達六月皆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
都統戰死已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
一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
秋徂冬援絕糧盡珪屢以死士開入城許以起城
日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
執安撫劉才叅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
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
諸砦珪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六月遣趙安
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
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迓珪入重慶爲制置時楊
立以涪州降珪遣張萬攻走立俘其僚屬焉異午
等立復合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
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珪以都統程龜守涪重

慶兵盡退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
調史訓忠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遂兵據
石門及巴巫砦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其砦十
八砦明年六月張德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處先
是時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珏入不知也使出守
涪聽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執德潤以肩輿載
聽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爲叅政矣早晚可會聚也
聽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
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

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元兵會重慶駐
佛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
上遣瀘州降將李從招降珏不從十二月達州降
將鮮汝忠破咸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堃軍使包申
巷戰死至元十五年春珏遣總管李議將兵由廣
陽一軍皆沒二月元兵破順慶府執守將鮮龍湖
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西泰皆自殺珏率兵
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垣諸將從其
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珏降

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珪率兵
巷戰不支歸索鳩飲左右匿鳩乃以小舟載妻子
東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
中珪踴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帖
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
經死張萬張起巖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
立亦降珪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
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珪乃解
弓絃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趙
立字德修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迂賈似道被謫
德祐初起爲大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
至重慶則昝萬壽已降珪方城守爲後圖立無以
復命還至涪沉水死

墓表

明

翰林院侍讀江東之學士墓表

編建 蔣雲漢 邑人

弘治癸亥八月二十有六日庚申翰林學士江先生考終於家縉紳士夫咸哀悼之越三月乙丑厥孤通與寧捧先生自述墓誌來乞予表章以垂後世予惟先生易簣時猶貽予誨言義不容辭接先生諱朝宗字東之別號樂軒先世河南光山人復

從蜀之巴縣曾祖德盛祖榮父友明皆隱德弗仕
先生賦性英異甫七歲侍父游京師從學名輩業
春秋學日進正統十二年丁外艱回籍讀書溫泉
寺景泰元年補郡庠生卽登賢書次歲捷南宮廷
試皆高第選庶常授檢討丙子預修大明一統志
書成陞編修成化三年秩滿陞侍讀入預經筵是
年秋簡修英廟實錄人服其有良史才遷洗馬三
載報最陞翰林院侍讀學士天順丁丑予官戶部
得與先生數朝夕十有餘年每一過從見先生經
濟學術出人意表益信其抱負非凡癸巳先生丁
內艱還里蒙遣官諭祭服闋補前職居常念宗祧
遠違分俸寄歸以供祭掃越戊戌自經筵兼東宮
侍講屢荷白金文幣之錫兩典會試所拔多名雋
才已亥因他事謫廣東市舶提舉海南自昔爲財
賄藪宦其地者多染指衆方疑先生亦人情而先
生則兢兢焉惟恐浼已外國貢使聞名請見者恐
後所贄方物秋毫無取在廣數年未嘗有書抵當
道而屢請休致及命下得溫旨復學士銜致仕於

其行也上官魏贖俱不受時弘治改元予備茶廣
藩聞先生高節有如此者及歸林下以詩酒自娛
或擊鮮侑賓對奕遣興泊如也值歲凶散粟賑濟
宗族及鄉人遠客之無告者遇後進莫不以禮予
以丁巳自閩藩致政又得聞先生純德有如此者
越七歲以疾終遺屬授子葬依典禮其清明至死
不昧又如此時弘治十有六年也距生洪熙元年
十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九以是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葬於先塋之側父以先生黃果贈如其官母

邢氏累封太宜人元配楊氏繼徐氏贈封宜人大
室胡氏男二長通兄之子也性敦敏立爲後次寧
胡所出也有才識皆府學廩生通娶訓導蘇尙忠
女寧娶都憲賈希召女女三長適驛丞仲鰲次適
指揮聶震俱楊出季適進士牟正初徐出孫男女
各一先生平生所與莫逆者同邑牟都憲公爵資
湯熊方伯元吉榮昌李太守士傑所從受業者司
寇翟廷輔侍御劉應乾少叅李士清進士陶銘知
州袁宗夔皆知名士所著有紫軒集重慶郡志蜀

巴縣志 卷一
中人物記嗚呼先生文章足以華國學識足以代
言及恩許歸田杜門不出有禮義廉恥以維持世
道孝弟忠信以風化鄉閭此國之耆英鄉之達尊
也吾鄉自縉雲馮先哲後一人而已銘曰覆彼穹
窿載茲磅礴山高水長龍旋虎躍日月照臨鬼神
護訶永世無窮斯文不磨

碑銘

明

少師兼吏部尙書贈太師謚忠定塞公神道碑

大學士楊榮

天眷我皇明誕啟文明之運必篤生彌綸參贊之
臣相與協恭和衷用臻至治揆之西蜀蹇公概見
之矣公世家重慶之巴邑曾祖繼祖祖均壽父源
斌以公貴累贈封至榮祿大夫少師兼吏部尙書
曾祖妣牟祖妣雍妣胡繼母羅俱一品夫人公生

而穎異首肯隆起風鑑者咸稱爲國器及就學日記數百言郡守試奇之選補郡庠生學業大進尋領鄉舉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授中書舍人初名銘聞母喪請守制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蹇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對帝嘉其篤實因更名曰義字宜之御書義字賜之建文時擢吏部右侍郎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尋陞尙書永樂甲申兼詹事府詹事戊子命兼輔皇太孫己丑大駕巡幸北京留輔皇太子監國適秩滿九載賜璽書宴勞之公爲宮僚長皇太子禮遇尤厚少有疾趣遣人慰問嘗以公所居頗隘特命有司增建廳事每遇節日必賜宴飲賦詩寵異之己亥聞父喪上及皇太子皆遣祭賜教寬慰賻以白金襄事畢卽命起復辛丑皇太子赴北京留公輔導皇太孫尋侍從至北京奉命巡撫畿內明年還京甲辰秋仁宗昭皇帝踐祚陞榮祿大夫少保兼吏部尙書食二俸陞少傅兼官如故賜冠服象笏玉帶尋陞少師嘗賜繩愆糾繆銀章傳其有所匡正又賜銀印一

文曰忠貞并璽書備言公忠勤之實以示褒崇宣
宗章皇帝嗣統命監修兩朝實錄宣德紀元扈駕
征武定州賜人口寶帶金銀文綺丁未扈從巡邊
還上以公春秋既高且師保職惟寅亮詔輟公吏
部之務庚戌春兩朝實錄成賜鞍馬白金文綺騎
元輔舊臣惟公爲首上深眷顧之嘗賜銀圓書文
曰忠厚寬弘賜甲第於文明門之西北落成之日
復賜宴器鈔幣凡節日遣中官宴賜於家秩滿賜
宴禮部降詔褒諭及公誕辰賜鞍馬鈔幣今皇朝

卽位賜賚特厚公舊有心疾至復作上屢遣中官
及太醫院往視之復賜羊酒及鈔以慰勉之明日
疾劇公泣謂太監范洪曰我起自布衣荷列聖擢
用無所補報今皇帝新承大統又不獲效忠沒有
遺憾第目今願率由太祖皇帝舊章庶幾天下生
福復諭諸子孫和順孝敬恪遵法度遂終實乙卯
正月丁亥也訃聞上爲悼念命有司治喪葬賜特
進光祿大夫尙書如舊諡忠定官其長子英尙書
司丞孺以國有大事停祭至百日命禮部尙書胡

淡論祭之賜舟車歸葬公生元至正癸卯十二月
 乙卯至是享年七十有三配劉氏加贈至一品夫
 人繼室張氏封一品夫人側室孔氏子男四長
 英次芳芸荃女二英芳二女皆劉出芸孔出荃
 出芳洪熙時擢尚寶司丞蚤卒孫男四霖震
 孫女一英奉樞將以今年十二月某日祔葬鄉之
 先塋乃列序三代并公履歷之詳徵予銘其墓
 之神惟公稟含弘和厚之資出當列聖濟濟重任
 厥躬匡翼功在國家天錫之壽稟然為時元老

蜀之山川清淑之氣鍾之哲人者自古甫佐
 致中興之盛曠世鮮有其儔若公之遭際事業聞
 望足以繼休聲於千載之下乎於戲盛哉予與公
 相知既久故於英之請不可辭謹撫其要概俾勒
 之石用垂不朽銘曰天眷國家篤生才賢光輔至
 治夫豈偶然維公之生實鍾閒氣時焉斯出遭遇
 盛世起自巍科寓跡鳳池擢貳天官銓衡攸司繼
 元永樂為天官卿繼兼宮僚游荷寵榮洪熙更化
 倚注尤厚進秩三孤厥績斯茂迨及宣德寵優舊

臣不煩以政左右自親嘉謀嘉猷夙夜入告務底
裨益孰曰言耄玉帶麕馬白金綵幣寵賚自天惟
德之惠祇承聖皇嗣位之初惟恪惟勤一致是圖
惟公在廷五十餘年恩榮終始孰爲比肩蜀山蒼
蒼川流洋洋公所存者山川之光

皇清

元天宮重修募引

周開豐

吾郡形勝塗山爲最以其近且高也然限於江而
郡城之龍自佛圖關蜿蜒而來至城尾高陵突起
五福宮踞之稍下則嬋緩平曠四顧無際實郡城
之腹迤東而崇因寺在焉再去則竦拔數尋於立
天宮踞之此殆以龍首爲勝矣嘗試登宮送目右
則塗山可接宛然對語由西南至東北皆衣帶間

物而雙江環繞會於郡前歷漑蘭溪東轉乃隱臺
陵自西來會閩涪諸水洋洋徐逝從後望之則佛
圖歌樂雲臺石華諸勝盡堪指數晴雨朝暮煙嵐
闐闐出沒掩映其狀不一靡不供人眺詠此則元
天宮之大觀凡塗山所有此皆備焉且又近在城
內不比塗游之勞也雖以其高讓山要在伯仲之
閒矣宮不考創自何時明初張三丰有題元天觀
詩康熙己丑余讀書其中三年爾時古制靜穆似
不在城市者此後人事漸繁二氏之宮日就壯麗

幾無隙地爲之舒目今年八月此宮遂不存於火
爾如善謀復建議者有曰何以修爲也夫神以福
民爲主今且已宮弗遑恤矣民奚賴焉余謂是非
通論也夫物有成必有毀佛氏以地水火風爲四
大劫劫至雖天地亦所不免况區區像教且神旣
受職上帝天載無聲臭使神之所以福民者必見
爾影響令人詫異窺測則亦淺之乎神矣修復爲
是况斯地形勝不亞塗山登其上者可以放懷可
以游目動盪凝承神志皆爽是又游人達士所共

期其重建而不辭助施者也僧試敬叩長官大夫
樂善長者夫誰於汝距乎唯是修復宮殿祇宜嚴
潔疎朗足以妥神祇奉祭祀誠心達而氣象舒斯
爲美矣毋取乎蠶房蟻聚之爲壯麗也僧勉旃庶
於義爲得爾

行述

明

勅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岱華王府君行述

王應熊

孤辛酉假奉使入子舍唯曰川崖阜邛嘉旨可養
庶幾碌碌二人前嗟乎孰謂望里門而士兵之變
已作乎旣以計稅兩老人於圍城抱持玉節將拱
義取賊老人驚弦心悸趣二子行之西陵橋是焉
惟曰庶幾寇退剪蒿種秫及癸亥則二人借耆

觴祝未央嗚呼孰知大人弗待旦客殞乎是爲壬戌九月之廿八日也大人與西陵人驩接無間廿五日設客身起爲客壽醴酢無算客共稱大人何壯也鬢鬢鬢齒編貝言簡禮真威儀定命可卜年咸爲孤慶明日之夕孤與姊氏侍飲秉燭大人推酒脯賜姊閒亡何吃吃笑遽目上眎噤不語孤踞捧足號呼吾母孺人仲子姊環跽呼但面胡應氣蒸蒸如炊五斗黍汗交下醫數輩至皆搖手且塞填門皆相眎束手越一日衾襯纔就喉間聲

漸隱遂瞑門內外哭聲如壞墻孤再絕再蘇嗟乎昨慶今吊我鼻伊何一刹那開天地崩塌無一訣別語惟操卮時云予尙有一事欲語孺子引其端未竟而逝傷哉孤不解大人何以頓爾維大人同產三人長伯父瑞字府君季劍麓叔父皆同流寓友愛殊篤正月喪我伯父大人甚傷六月介婦范暴亡又傷之日必數呼叔父何時返里有好音否見孤奔走顛顛外憂四方靡騁內憂白口無聊但勉相慰籍故雖懷鄉歎逝交軫結爲疴神明暗

損不令孤覺孤之罪也恨不即死重念母孺人當
孤哭孺人亦哭愚以多哭傷孺人但深夜泣無人
處負墻泣觀凡話言觴詠物候形容之近似者而
泣思顯大人生平無如作者一言以炤玄房乃承
孺人命及叔父仲氏之合詞爲狀狀大人如繪天
但紀星辰次舍其何言者終不可繪又如寫照毫
不似即非真惟宗工仁人哀而賜之銘家大人諱
鳳鳴字儀之別號岱華世爲巴之樂嶺東岸清溪
人高祖政綱綱生才傑傑生景亮亮生漢武武生

告號萬漢里人事之比於王羲方大人爲萬漢公

仲子母汪孺人王氏代以貲甲於里至漢武任使
而落萬漢復拓之然皆冠困困冠惟萬漢公雅慕
側注邨中故無爲制舉家言者有之自公伯父
府君與家大人始伯父府君以羸路無輟一
屬家大人大人岐嶷穎上使從長壽君受春秋
卒業已又從同邑汪君受毛詩遂補詩博士弟子
員與邑孝廉楊鳳翥楊維柱等結社友善諸君攻
習詩文大人獨妮古博覽彙記一成誦終身不忘

所讀騷選左國兩司馬之書及當代典記隨叩響
答爲文尚流麗典麗嘗曰下筆啟吻不出入經史
非文人也以是意中頗輕其曹耦曹耦亦憚下之
然小試利大試輒不利曹耦多售大人歎不售豈
眞竿瑟之異哉旣數躓而益厲嘗銷夏山寺中貪
涼坐卧石上久之濕客於右足之拇頓作楚恃氣
盛不爲意歲一舉發第用酒澆之暫已已而浸濡
兩鄰以上達肘指痛不任攻苦于是孤成童漸長
矣取床頭書授孤孤伏習之驟試而售而喜可知

也曰葛溪公之志也付之孺子矣嗟乎孤何以副
大人之託顧大人所以教兒者非猶夫人之教兒
而已憶幼從大人讀書深山嚴冬宵午長風撼空
簷冰如垂縷一燈熒熒父子相對脛如鐵冷方就
卧雞甫聲蹴兒試誦晝課擁絮誦畢則授一目命
屬腹藁旦起足成之月無剩日日無剩晷夜無剩
寐稍嬉則夏楚在焉孤凡下勞大人者十餘年始
自以其意爲學終弗能施也至于課仲子卽不如
課孤時伯父詰之何異也則云已付之孺子嗟乎

烏知孤不克副也孤通籍後人情未能免俗大人
守寒士之節退然有以自下也布袍方履蕭條簡
寄薄取而儉施孤所交游聞遺束緜辭不獲乃拜
卽與孤歲時所獻衣履咸箚藏之弗御食必於其
力三復伐檀至躬課僮灌園取果蔬芡芋之屬佐
殮宗嫺或笑之何自苦爲大人謂與而奢而來老
養之詆也毋寧訾吾齋守且吾以是成吾兒約不
可乎每自言朱夏晨起坐竹陰觀童子汲井華汨
汨行畦中林鳥送音相和亦何減羲皇以上先葛

溪公稍有田舍遺大人大人不斥一畝不增一椽
不名一錢孤服官大人與中子皆僦舍以居待糴
而炊十年未有異也孤庶常時迎之京邸同籍同
鄉同館爲壽者日有之公避謝不敢當時從小奚
驢背出入名藍別墅探碧雲香山之勝閒進方士
言導引已復吐棄歎喜觀稗官野乘小品之言爲
下酒物大人鯁亮剛直好面折人過疾惡嚴不能
忍自是亦務爲函容自京師歸有所畜勗人爲胥
計部公奴兒毆辱且死計部家人反用惡聲加遺

謂計部公誠長者此特其奴兒所爲悉寘之
勿聽每家僮之京師惟書平安及敬事砥節數語
語不及私手澤具在孤何忍復窺家大人爲人卒
不及知久乃見其淵衷曠雅居恒閒進酒人與之
飲中子諫之伯叔父亦以爲言大人譬解之市人
不可與游貴人不敢與游少年不可與游真旣畏
人嗔悶又殊不耐吾非酒人游而誰游且吾所與
皆絕機械去城府而與吾便者也吾不良於行而
坐進此不可乎渝變作之日適飲故人李生家李

生者自稱爲橋頭老人能詩而以賣藥爲中亂
卒入生家溷于酒人無以辨又不良於行亂卒舍
之而孤兄弟所遣迎之人適至卽乘間出都豈非
得全於酒哉大人寓西陵指鄰示客是中有崇令
余蹇然亦有神使余不及於難嗟乎昔者可以稅
今何以不能留也且所欲與孺子語者何事蓋少
延佇而罄之孤乾肝焦腑控於九天而無以解憂
不自力一官十年幸遭兩朝覃恩董承一命之
綸以上大人膺章服亡幾時而遘亂以出出而以

櫬返悠悠蒼天謂之何哉大人以嘉靖甲子仲秋朔生厄一籌而不及週彼世之期頤鮒者者誠操何道歟孤兄第三人長姊氏適長壽庠生一唐來儉次卽孤取婦湯次應熙庠廩生取婦范與子女俱殤范亦亡續聘黃孤艱于子舉子女輒復殤大人太息曰余老矣不當節孫耶嗟乎大人別所徵語者其在茲耶不爾孤兄弟實不克類以忝所生者又可勝言哉幸日月協于卜龍山里陳氏之圖葬對斯在念先大人上不能爲殊尤陣下吊詭之

行以近名次亦不失爲質直猶介抱清氣之士或不甚爲有道之門所棄其辱重一言當先子附於青雲孤世世子孫佩此明德曷其有極此甲子之冬奉先子歸千秋之藏時含幸所草也乙丑之冬恭逢 覃恩得 誥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謹上狀於左史

祭文

皇清

弔艾芷二姑文

林明雋

嗚呼草植之芳潔也雜艾與芷艾父也直性與邪
 燼迭御因字曰艾芷止也直氣與颺霜俱收因字
 曰芷艾耶芷耶其性芳潔其氣馨香產於澗之濱
 耶月之峽耶胡生不辰而遭辛酉之孔疚值奢逆
 之慘變閨門化為憤泉幌巾飄為愁幟穢隼飛春
 雲斷悲耶喜耶一旦義井達於江漢毅然等瀨水

之盟千百年有男無女幸耶不幸耶深悼珠玉碎
於白刃一薄花蓋之容使薛濤失色千百年間有
女無男偉耶不偉耶以概衆庶焉生蕃然蒸變負
形繪影對此堪耶不堪耶嗚呼物以類從名以義
顯一芟之微一莖之細香色葩葉相傳而生千載
不變根有苑枯其神不死其性不二艾芷之謂耶
嗚呼哀哉余少游老歸悲吊貞烈思昔傷今感慨
無極怨百草之不芳恨鬢眉之無氣甚浮湘汨羅
之痛效擊蘅蕪蕙之歌爰修短章志芳述德享禮
於二姑之故寢浣毛於南平之宇江辭曰嗟爾香
菰雲稗圃蓄露葵世俗所寶僅黍臠飢蟬翼之割
匪不折微渺茲几席輕隨風飛紫薤丹椒亦傲調
梅鼎樽一覆尊禮安歸惟茲艾芷知歲災殺萬物
爲體天地爲心鬱金臭達其香始升不倫羣卉空
谷足音嗟彼二妹益顯潔清無陰可息有植可型
起式懿淑千載如生

四言古

漢

嚴王思詩 并序

巴郡太守 應季先 汝南

巴郡嚴王思為揚州刺史惠愛在民每當遷
 官士民塞路攀轅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卒
 百姓若喪考妣義崇者齎錢百萬欲以贍王
 思家其子徐州刺史羽不受義崇不忍持還
 乃散以為食食行客巴郡太守汝南應季先
 聞而美之乃作詩曰

乘彼西漢潭潭其淵君子愷悌作民二親沒世遺
愛式鏡後人

三節婦詩 并序

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所
妻義王元憤妻姬趙曼君妻華夙喪夫執其
姜之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廼匿
懼其拘辱三人同時自沉於西漢水而死有
黃鳥鳴其亡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
關關黃鳥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

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五言古

唐

度塗山

兵部寇泚侍郎

小年弄文墨不識戎旅難一朝事鞞鼓策馬度塗
山塗山橫地軸萬里留荒服悠悠征旆遠駢駢一
何速流月揮金戈驚風折寒木行聞漢飛將還向

臯蘭宿

巴女詞

李白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月三千里郎行幾歲歸

宋

悼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張珏

文天祥

張珏蜀之健將與咎萬壽齊名咎降張獨不

降

氣敵萬人將獨在天一隅向使國不亡功業竟何

如

皇清

聖可塔

石林寺景之四

鄧 迺

入堅石不磨石與

天俱遠寂靜春山幽終古雲霞

點

面壁崖

鄧 迺

是壁皆可面何必

論年歲試躡崖閒坐崖冷山滴

翠

石筍峰

鄧 迺

獨峙萬松中竝立

撐空際下有靈雞聲上接雲

氣

背光崖

鄧 迪

曉晴見森沉雲日
一
回照瞻瞻背光崖天氣來

浩

跳石

羅 惜式人

擇石乃置足澗水
一
流湯湯因憶天台險橫空架石

梁

陳家場

羅 惜

喬林深且閒已近
一
山麓春宵露氣濃寒鳥依人

屋

金碧臺

王清遠

妙香吹不斷臺踞石
城脊山外有斜陽璨璫金與

碧

洗墨池

王清遠

操筆富波瀾臨池水
盡黑書成不見人望望何能

極

玉屏

王清遠

骨立先秦篆書工
欹玉屏來尋絕壁下只見苔衣

青

龍門

王清遠

江邊石巖巖中斷
龍門浩月誰其勾千秋一木
渾

金碧臺

張以毅

東門飛妙香乘輿
金碧臺上豁雙眸斗覺乾坤
舉

渝州十二景

定遠 周紹縉

金碧流香

臺迥入青冥金碧
煉靈樹妙香有時闕
雲過不知

處

洪崖滴翠

右苔翠長留丹顏
可能駐幽人胡不歸
洪崖日空
暮

龍門浩月

港折如轉環江旋
一月映坐看來往船
清虛疑在
鏡

楠井峽猿

鼓棹尋花源蜿蜒
入幽峽久要猿鶴盟
相逢即相

狎

字水宵燈

字水流不夜波影燈光浮笑指洪波裏光搖萬家

樓

黃葛晚渡

日夕南城坪待濟珊瑚垣樹色老蒼涼煙波一葦

下

海棠煙雨

山容疑美人溪光動神女獨立可憐春臨風對紅

雨

縉嶺雲霞

仰觀縉嶺霞上帶赤雲影何時脫塵緣靜入煙霞

境

雲篆風清

宛轉復宛轉山曲如雲篆儼御清風行閒雲自舒

卷

華蓋雪霽

霽雪浮林光深山悅鳥音行行訪幽人策杖山之

岑

佛圖夜雨

崖風叫寒鴉嵐氣蕩孤艇夜雨送青來更上佛圖

頌

歌樂靈音

銷天樂可聞中有仙靈居仙靈渺何處希聲天地

初

此言古

明

岷峩行送楊大夫應召北上

楊大夫名芳巴縣人為縣令時行

取入都

主事

董光宏

君謨

我聞岷峩之山幾千丈絕磴懸峰九天上秀色遙

從劍外飛靈根盤入中原向帝下珠宮第一仙龍

伯為驅虎為仗廣顙於思秀目驢掀髯大笑隘九

區上書一見漢天子負弩爭傳蜀大夫已借江西

開百雉再來海上飛雙鳧左提風雷海水起右挾

雨露庭花喜意氣那看萬戶侯每遇才人輒倒屣

東方小臣兩鬢垂短袖破笠西風吹龍劍不鳴紫

電菱逢人強自揚雙眉使君下馬問奇士書生歷
落首見推萬里長津在隻手渡我直上窺箕柳片
言九鼎齒牙香君爲泰山我培塿楊大夫人生在
世何必黃金印豈顧白玉斗但願一當知己意使
我胸中磊落珠玉走我有寸心丹剖出與君看歷
歷明星輝皎皎白日搏君今星軺天上去尺書那
得留君處袞色朝開政事堂佩聲夕送絲綸署未
至河梁聲已吞別來何處憶王孫我欲爲風到帝
關鳴珂日日吹君門

五言律

皇清

銅鑼峽

孫

宏

衡郡
錢塘

巴流初入峽山徑一帆開雲傍篷窻起波從石壁
迴灘聲鳴急雨風勢動驚雷日暮哀猿發重教客
鬢催

題周梅厓十里梅花一草堂圖

王爾鑑

妻梅人不再倚樹興偏移花氣一林靜香風十里
吹草堂雲隱處瘦嶺雪來時想見孤山品無言只

自知

七言律

溫湯峽寺

孫宏

花窟雲峰歷亂堆
禪扉近接翠屏開
千林葉掃江風起
萬壑松號山雨來
造化爐中多冷暖
乾坤鏡裏絕塵埃
尋源我却忘歸路
認得琳宮列上台

渝州梅雨

孫宏

梅子垂黃杏子丹
孤舟猶繫海棠灘
江聲帶雨遠來急
山氣衝人夏日寒
漁網參差羅水婢
烏桕歷

舞弄風竿明朝又近端陽節為覓長絲聚合歡

夫子池白蓮

孫宏

米許蘭舟唱野塘
不將顏色鬪紅粧
羽毛化處青瑤蓋
仙子歸來白練裳
月滿瑤臺隣幕府
風飄玉井傍
宮牆亭亭真足稱
君子應怪當時比六郎
主明府熊峰修巴志成漫題四首

姜會照

遺聞賸欲紀三巴
往籍無傳嘆舛差
徵獻幸存周柱下
著書端藉晉瑯邪
搜雲揭石頻敲鐙

墨噴煙趁放衙筆染棠溪春水綠縉雲嶺上日光
華

勝地昔傳巴子國漢唐郡邑拱神州時分時合城

如舊誰廢誰興蹟何留胡天母建英風參碧落焉

行蒲國寶彩筆煥丹邱卽今雨露滋山澤混漾龍門

帶月流

乘筆爭云善欲長褒譏褒鉞費評量澆風不戢誰

迴挽往事焚如台否臧監國尙書多唯諾督師宰

輔只文章建少師義王相國賈童姓字汚青史未

許科名一例揚賈纘春在里思聖選舉志謂之

直從杳冥搜真諦肯向塵囂契俗緣訪古清聞

雨際探奇幽索水雲邊巴江似爾雙鈞筆塗嶺重

開一洞天恰美渝州添故實洪崖金碧也增妍

七言絕句

明月峽 孫宏

江水春添明月峽亂流斜入海棠溪風前吹出巴

渝曲惹得哀猿徹夜啼

五赴渝州口占遣興 孫宏

日日江閒逐野鷗煙波擬作聖湖遊月明野渡無
歌管一陣灘聲送客舟

題周梅厓十里梅花一草堂圖 姜會照

繞屋曾栽三十樹梅花別我已多年披圖恰對梅
花影巴水吳江萬里天

十里梅花一草堂春風明月任相羊前身莫是林
和靖家在孤山古道旁

寒簷索笑梅花伴倚樹沉吟有所思那得會家同
賭句老梅花下詠梅詩

梅花香滿字江春春到梅花作主人人與老梅同
瘦影影中誰主亦誰賓

五古 補

重次渝城望三關

朱爾邁人

我昔上三關匹馬何風發草青嘶益驕高下凌出
沒顧見雙石門峩峩接天關虎眈一夫雄萬人豈
能越可憐戰伐移竟為豺狼窟酒肉厭朱門風雨
閉白骨亦有桃李花開落春三月千里無人煙樓
宿在林樾今我泛舟還風波走艤舫一望去時路

嚴霜披梢桠哀猿啼不依飢鳥啄空穴天地終茫
茫人事多鬱結漫拭青萍刀更拂珊瑚玦乘時在
壯年俯仰慚時哲

元重慶三忠詩

周開豐

至正乙未明玉珍陷重慶執行省右丞完者
都參政趙資郎革反誘降不屈殺之巴人號
曰三忠詳
見各宦

元社行將圯忠義相扶撐玉珍破重慶右丞走嘉
城矯矯兩參政三人指日盟奈何久淵傲賊至城
亦傾完郎馳雙騎凌雲趙獨營厥妻為賊縛招降

淚縱橫趙公笑且言癡婦真不明丈夫志報國身
事何重輕汝胡昧大義作此蒼蠅聲不見平章婦

郎革反妻也成都
破罵賊投水死

行共錦江清躬自發黃閒妻已

畢餘生士卒顧之泣同心灑血誠峩眉高插天公
義與之爭平羌清且駛直下趨東瀛赤手張空拳

敢弗與公并公謝軍士言凌雲雲崢嶸豈意賊狡
猶鄧艾覷陰平龍山右丞執參政同東征兩路不
聞耗歸掃凌雲兵三公至重慶誘降及鼎烹既知
不能屈請歌升天行嗚乎 聖有言歲寒松柏貞

和州死余闕福壽繼錚錚亦有王保保屢係洪武
情渝又三公殉礫砢尤多英視彼遼金亡宏哉何
鏗錫迄今求古烈三后振韶敬祠祀安所託世遠
將無廢風雲交黓霽但聽鸞龍鳴

五古補

明

木洞驛

王廷相

蹙浪噴江門幽洞盲瓊樹寒林碧參差秋嶂莽迴
互白龍不定眠中江起煙霧素舫歷長波凌兢戒

前路客行不能留已過青莎渡所期心遙遙離居
歲云暮帝子隔沅湘浮雲落何處攬古心飛揚寒
空屢延顧

五律

秋日巴中旅行

王廷相

川長迷所適秋色遍西東淪浦掛帆雨巴天吹笛
風誰能遊客日不滅素心雄欲弔長沙傳浮雲世

寧同

七律

發白崖

王廷相

霜青沙塞欺我衣
蠻方歲暮蓬思歸
蒼山冥冥落日盡
古渡渺渺行人稀
可憐生事尚羈旅
何日宣情真息機
滄洲鷗鷺同蕭散
魏關勳華絕是非

渝州送別駕周子東擢工部員外郎

重慶太守劉繪子素光州

清華官屬大司空
入掌典圖職事繁
紫綬新添香署吏
赤符舊有素絲風
柳煙隨馬青門外
花露沾衣御苑中
誰道風流何水部
恩波已滿蜀江東

重慶演武場呈夏兵憲

劉繪

森森羽騎漢軍營
今日巴江已洗兵
劍閣雲花搖綵幕
雪山寒氣上危旌
桓伊笛裏關河遠
庾亮樓中風月清
上將由來稱不戰
談經時得引諸生

五絕

秋夜登重慶澄清樓

劉繪

排樹含雲態搖江
動月華不堪楓葉落
秋思黯黯

巴

唐補

巴女謠

巴女騎牛唱竹枝藕絲菱葉傍江隄
家錯記得芭蕉出槿籬

海棠溪

薛濤

春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總帶苔人世不
與競將紅纈染

御史鄒公瑾 建文時巴縣人

周開豐

先生學以聖為徒國與
鎮平大丈夫屠伯暴
二手宗親難免覆巢難

巴令段公 天啟時

周開豐

公來未踰月遽遭奢賊變首刃戕撫軍官吏無隻
箭可惜前輩公僅誅賊一掾公也怒赫然直欲熱
血濺倘非起倉卒汝肉何足厭厲聲震疾雷瞬目
灼飛電賊氣亦為懾公罵力未倦馳印交吾翁不
復與翁面賊乃甘心公神反通明毀從來正氣人
任事無久暫太尉笏乍揮逆豎頭已綻公誠太尉
後忠孝傳一綫作述遙

祖孫好同傳

沈氏雙烈

周開豐

姊若驪珠妹玉英天然

以一朝携手梧

桐井龍女江妃不世生

義伶王四 崇禎時

周開豐

性善兼之習染深從傳奇內見初心一門含笑同

歸去借問斯人何處尋

